

当代作家丛书

● 周大新

汉家女



汉 家 女

周大新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硚口汉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3 插页 240000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'0

ISBN 7—5354—0198—8

I·176 定价：4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周大新是很有才华的军队作家。他以一个军人炽热而纯朴、丰赡而执著的情怀，表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英武气质，真诚地反映了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人生价值，展现了他们的丰富情感和伟大胸怀，同时也以一个农民后代的坦率，写出了养育过他的豫西南那个小盆地里的众生相……收入本书的《汉家女》、《小诊所》、《“黄埔”五期》、《街路一里长》、《风水塔》等，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。

这些作品，是我们从他的大量小说中精选而成的。我们热情地把周大新同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广大读者。

序

李国文

读大新的小说，你会觉得，他真努力，他也真有收获。

作家的劳动，固然特殊些，但也似乎是这样的规律，你付出一份力气，你获得一份收益，你若付出全部，那你也必获得更多。大新的文学路程，证明了这点。

他的这些小说，汇集出版，我替他高兴，因为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

我特别强调坚实这两个字。对一个作家来讲，这十分要紧，也许他的名字在文坛还不那么响亮，也许他的作品还未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。但是，他两条腿结结实实地站得很稳，一步一步地走去，我相信，成功决不离得很远。在这集子里，我们能看到大新前进的轨迹。虽然他不曾红得发紫。这也不用遗憾，因为人们读的是作品，并不是名气。名气的大小与作品的高低，并不成比例。

当然，世间万物，千变万化，阴差阳错，无

奇不有。偷奸耍滑者坐享其成，辛勤劳动者一无所得，次吹唬唬者声名显赫，脚踏实地者湮没无闻，这一些都不是不可能。大概没有这些，成不了世界，一加一等于二，还有什么热闹可看？在文学圈子里，一加一不等于二的现象似乎格外多，等于三、等于四，甚至等于无穷大都有，我不知道应该高兴，还是应该悲哀？

我很赞赏大新耐得寂寞，只顾耕耘自己那块土地，能在各式各样的文学热潮中，保持冷静，这不容易，因为搞文学的人通常敏感。

近年来，文学明星迭起，有应接不暇之势。一下子捧上天，熠熠生光，亮得耀眼。但好象也快，过眼烟云，似乎第一篇惊世之作把底气都用光了，后续无力，便萎靡不振。如果回过头去，再读一读被一万位评论家高声喝彩的作品，便会发现聪明才华并不少，而是缺乏坚实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内核。拿老百姓的话来说，水份多了一点，干货少了一点。因此，那制造出的热闹景象，固然令人高兴，但轰轰烈烈以后的爽然若失，也真让人多少感到些悲哀。文学光靠起哄不行，还得需要人踏踏实实下些真力气去经营。

所以，我倒愿意读一些不曾被人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欢迎过的作品，如现在在你手头的这本周大新的小说集，至少可以保证一条，货真价实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大新写了熟悉的战友，写了更熟悉的乡亲，写了他再熟悉不过的豫西南那小小盆地。这是他努力的结果，是沿着自己的路，经年累月，点滴积聚，辛勤劳动，孜孜以求的收获。甚至还可以讲，正是他坚实地站在那盆地，那兵营，那乡亲们和军人们中间，所以他获得了充足的营养，以致结出的籽实，颗粒比较饱满。有一个农业上的用词，叫做百粒重，以计算粮食每粒内含的实质。这个譬喻也许并不恰当，但读了大新的作品，我认为他作品的百粒重是不低的。我想，读者也会有此同感。

人们喜欢用精神食粮来比拟书籍、报刊、影视等等。文学作品自然不能例外，因此读者有理由要求端上来的这碗汤面条里，不仅仅光有汤，还得有可捞的面条。所以实实在在的，耐咀嚼，能果腹的作品，总会有读者的。

大新的这本集子，乃至他今后的创作，肯定会给我们带来这种艺术欣赏上的满足。

希望他继续努力下去，不断有新的收获。

1988年初春

目

录

〔1〕 序

- 〔1〕 汉家女
- 〔13〕 小诊所
- 〔26〕 “黄埔”五期
- 〔55〕 街路一里长
- 〔82〕 爱河第一坝
- 〔96〕 第四等父亲
- 〔121〕 红桑椹
- 〔130〕 风水塔
- 〔140〕 呼啸的炮弹
- 〔153〕 屠 户
- 〔182〕 通过“冲击道路”的速度
- 〔200〕 三角架墓碑
- 〔218〕 情感曲线的图像
- 〔236〕 一个女军人的日记
- 〔258〕 硝烟中的祝愿
- 〔281〕 初入营门
- 〔307〕 小盆地
- 〔330〕 武家祠堂
- 〔347〕 泉 涸
- 〔378〕 暮 霭

汉 家 女

日影在一点一点地移。待检的新兵排了队，准备工作已经做好。于是，接兵的副连长宗立山，便伏在桌前，带一缕困意缓缓地翻着一摞体检表。这时，一个农家姑娘走进来，拍了拍他的肩。他以为又是哪个待检新兵的姐姐来提什么要求，就起了身，随她走。他被领进体检站旁边的一间空屋里，一迈过门槛，姑娘便把门无声地关了。

“我我有什么事？”他的声音颇矜持。

“听着！”姑娘喘着粗气，“俺要当兵！俺晓得你们要接六个女兵。你不要摇头。俺家无权无钱，不能送你们东西，也不能请你们吃饭。可你必须把俺接去，你们既然能把公社张副书记那个近视眼姑娘接走，就一定也能把俺接走！俺不想在家拾柴、烧锅、挖地了，俺吃够黑馍了！你现在就要答应把俺接走！你只要敢说个不字，俺立时就张口大喊，说你对俺动手动脚。俺晓得，你们当兵的总唱‘不准调戏妇女’。你看咋着办？是把俺接走还是不要名声？！”

副连长的那点矜持早被吓跑，眼瞪得极大；白嫩的脸一会红，一会青，一会又白；两脚也不由自主地收拢，竟成了

立正姿式。屋里静极，远处的狗叫从玻璃缝里钻进来，一声一声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张了口，微弱嘶哑地问：“你，叫……什么，名？”

“小名三女子，大名汉家女！”

这一幕情景，发生在豫西南榆林公社的新兵体检站。时间是十六年前。

汉家女就这样当了兵。

刷痰盂，擦地板，揉棉球，给病号送饭，放下拖布抓扫帚，还总一溜烟儿地追着队长问：“有啥活？”老队长慈爱地笑笑：“没了，歇歇。”“累不着，送三天病号饭，顶不上在家锄半晌地。吃的又是白馍。”

人勤快了还是惹人喜欢。当兵第三年，她提了护士。领到的工资多了，除了给娘寄，也买件花衬衣，悄悄地在宿舍里穿上，对着镜子照。少了太阳晒，脸也就慢慢地白。早先平平的胸，也一天一天高起来。原先密且黑的发，黑亮得愈加厉害。于是，过去不大理会她的那些年轻军官，目光就常常要往她身上移，个别胆大的，还常常走上前极亲切地问一句：“汉护士，挺忙？”“挺忙。”她嘟起丰润的唇，冷冷地答。于是，那军官就只好讪讪地走开去。老队长见状，曾蒿然地对她说：“家女，中意的，可以和人家在一块谈谈。”但她总是执拗地摇头。

却不料突然有一天，家女红了脸，找到老队长：“队长，俺找了。”“找了什么？”队长一时摸不着头脑。“是三营的，叫

宗立山。”老队长于是明白了，于是就含了笑说：“好！”

蜜月是在三营部度的。新婚之夜，客人们走后，家女推开丈夫伸过来的手，脸红红地说：“讲实话，你当初在体检站把没把俺当坏姑娘？”“没，没有！”丈夫慌忙摇头。家女这才把脸藏到丈夫的怀里，低而庄重地声明：“除了你，没有一个男的挨过俺的身子！”

蜜月的日子过得真妙，但谁也料不到，就在蜜月的最后十天，家女会受个处分：行政警告！

处分来得有些太容易！那是一个早饭后，她在屋里打毛裤，听到隔壁七连长的妻子在哭，于是忙赶过去。一问才明白：有两个女儿的七连长的妻，还想再要一个儿子，就偷偷地怀了孕。风声走露到团里，团里今天要派计划生育干事来“看看”她，怀了已经三个半月，一看自然要露马脚。女的于是就怕，就急，就哭；哭她的命苦，哭她家在农村，没男孩就没劳力。不一会就把家女诉得心有些软，哭得心有些酸。于是，家女便把手一挥：“没事！这个干事刚从师里调来。不认识你，也不认识我。你去我家坐着，我来应付他！”

她在蜜月里穿的是便衣，就那么往七连长家一坐。待那干事来时，她便迎上去，开口就说：“你是不是怀疑俺怀了孕来检查？你看俺象不象怀孕的？！”边说边拍着下腹，一只手还装着去解衣服。那干事见状，慌慌地摆手：“没怀就算，没怀就算！”急急地退出屋去。这事儿自然很快就露了馅，第三天她就得了个行政警告。

家女当时对这个处分倒没怎么在乎，笑着对女伴说：“俺

也是好心。”一年之后，她丈夫调师里当参谋，她也提了护士长。料不到，后来调级时上级规定：受过处分的不调。要在平时，家女也许就罢了，可当时，她本打算和丈夫一块转业回河南宛城。这一级不调，一到地方，亏就要永远吃下去。她于是就吵，就闹，但级别到底没调。一怒之下，她下了决心：先让丈夫转业回宛城，自己把级争到手了再走。

也真是巧，就在她决定不转业的两个月之后，上边突然来了命令：全师去滇南参战！

那晚的月亮真圆。丈夫刚从宛城回来看她，一家三口正围桌吃饭，邻居刘参谋的妻子变脸失色地冲进来：“听说了没？部队要去打仗了！”家女听到这话，惊得好久都没把口中的筷子拔下。丈夫急急地催她：“还不快去问清楚！要是真的，就要求留守，我已经转业到地方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咋去打仗？！”她愣了一霎，就拉了儿子星星的手，慢慢地向医院走。

见了院长，她刚说一句：“院长，俺星他爸转业了，星儿又正学汉语拼音，离不开我——”院长就打断了她说的话：“我这会儿可没心听你说儿子学拼音，马上去通知你们科的人来开会。部队要打仗，你得把孩子交给他爸带回宛城去！”她顿时无语，就又拉了孩子回去。

进屋看到丈夫那询问的目光，她就叹了一口气：“罢了，该咱轮上，就去吧。这会儿要求照顾，说不出口，日后脸也没地方搁……”稍顿，又望了丈夫说，“我去了之后，有一条你要记住，你到地方工作，女的多，要少跟人家缠缠扯扯。给你说，俺的身子是你的，你的身子也是俺的，你要是敢跟哪

个女的胡来，老子回来非拿刀跟你拼了不可！”

部队上了阵地不久，就爆发了一场挺激烈的战斗。伤员们不断地送进师医院，断腿的、气胸的、没胳膊的，啥样的都有。这情景先是吓得家女瞪大了眼，紧接着，伤员还没哭，她倒先呜呜地哭起来，边哭边护理，边护理边骂：“日他妈，人心就这么狠哟！把好好的人打成这样，天理难容呀！让他们也不得好死！”一开始她在骂敌人，后来，见伤员越来越多，她便骂走了口：“不是自己的娃，不知道心疼是不是？人都伤成这了，还不快点抬下来！日他妈！……”这些骂声刚好被来看伤员的一个副政委听到，副政委气了个脸孔煞白，立时就朝她训起来：“你在胡骂什么？！你还知不知道这是战场？听着！马上给我写检讨！不然，小心处置你！”她被这顿训斥吓得有些呆。但当天晚上，她一边写着检查，一边挺不满地嘟囔：“哼！为几句话，就训这么厉害？”

这场激战结束不久，后方就送来了不少慰问品，其中有一批男式背心和裤头。那天中午，男同志们排队领背心和裤头，家女竟也毫不犹豫地挤进了队。男同志们见状，就笑，就问道：“你来干啥？”她理直气壮地答：“领背心和裤头！”这是发给男兵的，你能穿吗？”男兵们笑声更高。“凭什么只发给男兵？你没看那背心上印着‘献给南疆卫士’么？咋？就你们是卫士，老子不是？！我不能穿，晚点我儿子长大了给他穿！”领上东西回宿舍，几个女伴埋怨她不该去。她听后就很生气：“咋？背心裤头，在商店里买得三四块钱哩。凭啥只让他们男的沾光，不许咱沾？”女伴们直被她驳得哑口无言……

这之后，部队又打了一场恶仗。后方的亲属们便有些慌，接到前边亲人的信，也怀疑是别人模仿笔迹代写的。院领导就让每人都对着录音机向亲人说番话，再把磁带寄回去。

大家都觉这主意好，于是就轮流在院部的那台录音机前，向亲人说一磁带的话。轮到家女录音时，她把录音机拎到附近一个防炮洞里，谁也不让听到。助理员觉得好奇，收齐录音带准备去寄之前，悄悄地把家女的磁带放进录音机里听。这一听，使他又好笑又难受了几天。原来，那磁带上录的是：

“星儿爸、星儿，你们可好？星儿胖了没？长高了多少？想我不想？平日闹人不闹？汉语拼音学得咋样？会不会拼出爸妈的名字？夜里睡觉前没吃糖吧？牙没有再疼么？夜里撒尿知道喊爸爸拉开灯吧？这一段时间尿床了没有？早饭你爸都让你吃些啥？给你订牛奶了没？晌午饭能不能吃下一个馍？我去年给你买的那双皮鞋还能穿吧？你的裤头穿上小不小？勒不勒屁股？你要觉着小了，就让你爸再给买一个！平日上街时要小心汽车！头发记着一个月理一回，理成平头就行！别玩弹弓，小心崩了眼睛！写字时看画书时记着头抬高一点！妈在这里很好，就是想你，（带了哭音）想得很！妈恨不得这会儿就回去看你，可是不行，仗还没打完，待一打完妈就回去看你。你好好在家，听爸爸的话。好了，星儿，你出去玩吧，妈和你爸说几句话。星儿爸，

下边的话你一个人听，让星儿出去。(停顿)星儿爸，你说心里话，想我不？你要是不想我你可是坏了良心！我可是在想你！除了刚来那几天和打仗紧张时不想你，剩下的日子哪个夜里都想，每个月的下旬想得特别厉害。告诉你，不知道是因为这里气候的关系，还是因为我护理伤员太累了，反正这两三个月的例假总是往后推，已经推到下旬了，而且量少了，有时候颜色也不大对劲。不过你不要挂心，我会吃药的。我守着医院，没事的。你最近的身体咋样？胃病犯了没有？记着少吃辣椒，少吸烟，书也少看点，把身体养好！彩电买了没有？告诉你，我们这里吃饭不要钱，我的工资基本上都攒着，回去时差不多够买个电冰箱。日他妈，咱们以后也洋气洋气，过它几天排场日子。你现在就开始为我在宛城联系工作单位。我想部队一撤回去就转业，咱不要那一级了。我这会儿想开了，人家好多人的命都留到这里了，咱还去要啥级别？日他妈，亏就亏一点，只要咱一家人在一起就行了。最后还有一件事。我原想不说的，想想还是说给你。就是你现在宛城宿舍的隔壁，那家的女人好象不地道，两眼总在往你身上瞅。她男的外地工作，你记着要少跟她说话，晚上不要去她家串门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要是胆敢跟哪个女人胡来，老子回去非拿刀杀了你们不可！你要把我这话记到心里……”

仗，接二连三地打，医院也就紧张张地忙。家女身为护士长，自然忙得更厉害。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，她常常流着泪给他们洗脚、擦身、喂饭、端大小便。有些伤员一点不能动，牙都不能刷，嘴老觉着没味。她就用棉球蘸了盐水，一颗牙一颗牙地给他们擦。累极了，她就倚墙坐在地上，垂了头睡。室内的伤员见状，便都涌出了泪，哽咽着喊一声：“护士长，地下湿，快回去睡！”她吃力地睁开眼，笑笑，挣起身，晃晃地又去忙。听说医院要评功，十几个拄拐的伤员，就撞进院长的屋里叫：“不给汉护士长记功，我们反了！”

一个报社记者听说她精心护理伤员的事迹，以为可抓住一个大典型，便兴冲冲地找她采访：“护士长，你先谈谈来前线有些什么感想？”她默思片刻，极郑重地答：“这地方拾柴可真方便！”记者有些发呆：“什么拾柴？”“你看，这满山的树和草，都能当柴烧锅。可在俺河南老家，拾一筐柴真不容易。俺小时候常拾不满筐，总挨娘的打。要是这儿离俺老家近，俺真想在这里拾两车柴！”

危重伤员转走后，家女好不容易得个空闲，便到附近镇上买东西。才进大街，忽听邮局门口有人在哭。原来，一个战士的妈妈从后方给他寄来五斤熟花生米，包裹单早收到了，来邮局领几次都回说没有。今日那战士无意中发现，邮局女职工的孩子拎着玩的一个布袋，正是妈妈寄花生米的包裹袋。于是那战士就来论理，就委屈地蹲在那里抽泣。家女一听，这还了得！三下两下拨开众人，冲着那女职工就骂开了：“好

你个没脸的东西！人家在前边打仗，老妈妈几千里寄点花生米，你还把它吃下去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不怕吃下去烂了肠子烂了肺？不怕再不会生孩子？！……”

街上人越围越多，丢花生的战士早走了，她却从邮局吵到镇政府，东西也忘了买，回到宿舍还生了半天闷气。直到傍晚，院长通知女兵们收拾一下，准备第二天参加誓师会，给即将出击的突击队员敬酒时，她才算把这事丢开。

那天傍晚，破例地雨止雾消。于是，天就很蓝；西天霞映过来，树叶便很红。一个女伴就讲：天哟，这些日子咱们只顾忙，身子总没擦，内衣也没换，身上都有味儿了。明日给出征的突击队员们敬酒，叫人家心里骂：都是些脏女人！咱们是不是弄点水洗洗？于是，便分工，哪几个抬水，哪几个烧水，哪几个用雨衣遮门窗。水烧好后，天也就黑了。一人一桶，轮流到木板房里洗。

家女是最后一个洗的。进了屋脱了衣服，她就在那里看自己的身子，估量着是胖了还是瘦了。自从那次丈夫附了她耳说：我特别喜欢你的丰满！她便暗暗地希望自己胖上去。刚洗了几把，忽觉一丝风吹来，抬头一看，发现窗户上遮着的雨衣被掀了一条缝，缝里露出了一双眼睛。好个狗东西！家女只觉得气涌上心，呼地拿起旁边的一件雨衣穿上，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。窗外那男的刚要扭头跑开，被她赶上，抓住耳朵，啪啪打了两个耳光。男的慌慌地挣脱逃走，但家女已认出：是七连二班长！狗东西！家女怕招人来，不敢高声骂，只好跺了脚在心里恨恨地咒：“狗东西，叫鹰叼了你的眼！”

熄灯前，她按惯例到病房巡视一周，回来开宿舍门时，忽见门底下塞着一封信，展开一看，竟是那个七连二班长写来的——

汉护士长：

求您原谅我！我本是去医院同老乡告别的，从那个房前过时，听到屋里有撩水声，便鬼迷心窍地把雨衣掀了个缝。我求您宽恕我，千万不要报告我们连长。我参加了出击拔点的突击队，明天喝罢出征酒就出发。您知道，突击队员能活着回来的很少。倘您报告了连长，那我死后，上级肯定不会再给我追记功了。一个无功的阵亡者，又落个坏名声，父母是很难得到政府照顾的，日子咋过呢？求您看在两个老人的份上，宽恕我吧！我当时也知道不该偷看您洗澡，可想想自己长到十九岁，临死还没见过女的身子是啥样，看一下也不枉活了一场，就忍不住了……

家女看着那张信纸，身子一动不动，怔怔地坐在那里。

第二天开誓师会敬出征酒时，她手抖着，捧了一杯酒走到二班长身边，默默地把酒递到他的脸前。二班长惴惴地接过杯，手也在抖，一口喝下之后，就垂下了头。她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散会后去我那里一趟！”二班长恐惧地抬起头，眼中露出了哀求。但这时她已转身，去给另外的战士敬酒。